

儿女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3

英雄传

〔清〕文康 著

知识出版社



侠烈英雄本色 温柔儿女家风
两般若说不相同 除是痴人说梦
儿女无非天性 英雄不外人情
最怜儿女最英雄 才是人中龙凤



2.4
2:3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儿女英雄传

〔清〕文 康著

· 3 ·

知 识 出 版 社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儿女英雄传

〔清〕文 康著

• 4 •

知 识 出 版 社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儿女英雄传

〔清〕文 康著

• 5 •

知 识 出 版 社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儿女英雄传

〔清〕文 康著

• 6 •

知 识 出 版 社

第十八回

假西宾高谈纪府案 真孝女快慰两亲灵

这回书接连上回，讲得是十三妹他见那位尹先生一口道破他仇人纪献唐姓名，心下一想：“我这事自来无人晓得，纵然有人晓得，纪献唐那厮势焰熏天，人避他还怕避不及，谁肯无端的拈这虎须，提着他的名字来问这等不相干的闲事？”又见那尹先生言语之间虽是满口称扬，暗中却大有菲薄之意，便疑到是纪献唐放他母女不过，不知从那里怎生赚了这张弹弓，差这人来打听他的行藏，作个说客。正是“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”，登时“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”，掣那把刀在手里，便要取那假西宾的性命。不想这着棋可又叫安老爷先料着了！

邓九公是昨日合老爷搭就了的伏地扣子，见姑娘手执倭刀站在当地，指定安老爷大声断喝，忙转过身来，两只胳膊一横，迎面拦住，说道：“姑娘，这是怎么说？你方才怎么劝我来着？”正在那里劝解，褚大娘子过来，一把把姑娘扯住，道：“这怎么索兴刀儿枪儿的闹起来了？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些甚么‘纪献儿唐’啊‘灌馅儿糖’的事，凭他是甚么糖，也得慢慢儿的问个牙白口清再说呀！怎么就讲拿刀动杖呢？就让你这时候一刀把他杀了，这件事难道就算明白了不成？猫闹么！坐下啵！”说着，把姑娘推到原坐的那个座上坐下。姑娘这才一回手把那把刀倚在身后壁子眼前，看了看，右边有根桌枰儿碍着手，便提起来回手倚在左边。邓九公便去陪植那位尹先生，又叫褚一官张罗换茶。

这个当儿，姑娘提着一副眼神儿，又向那先生喝了一声道：

“讲!”那先生且不答话,依然坐在那里干笑。姑娘道:“你话又不讲,只是作这等狂态,笑些甚么?快讲!”尹先生道:“我不笑别的,我笑你倒底要算一个‘寻常女子’。”邓九公道:“喂,先生!你这也来得过逾贫了,怎么这句又来了呢?”那先生也不合他分辩,望着十三妹道:“你未从开口说这句话,心里也该想想,你那仇人朝廷给他是何等威权!他自己是何等脚色!况他那里雄兵十万,甲士千员,猛将如云,谋臣似雨。慢说别的,只他那幕中那几个参谋,真真的是上知天文,下知地理,深明韬略,广有机谋;就便他帐下那班奔走的健儿,也是一个个有飞空蹑壁之能,虎跳龙拿之技。他果然要探你的行藏,差那一个来不了了事?单单的要我用着我这等一个推不转揉不动的尹其明?只这些小机关你尚且见不到此,要费无限狐疑,岂不可笑!”

姑娘听了这话,低头一想:“这里头却有这么个理儿。我方才这一阵闹,敢是闹的有些孟浪。然虽如此,我输了理可不输气,输了气也不输嘴。且翻打他一耙,倒问他!”因问道:“你既不是那纪贼的私人,怎的晓得他是我的仇家?也要说个明白!”那先生道:“你且莫问我怎么晓得他是你的仇家,你先说他到底可是你的仇家不是你的仇家?”

这句话,姑娘要简捷着答应一个字“是”就完了,那不算输了气了吗?他便把话变了个相儿,倒问着人家说:“是便怎么样?”那先生道:“我说的果然不是,倒也不消往下再谈;既然是他,这段仇你早该去报,直等到今日,却是可惜报得迟了。我劝你早早的打断了这个念头。你若不听我这良言,只怕你到了那里,莫讲取不得他的首级,就休想动他一根毫毛。这等的路远山遥,可不白白的吃一场辛苦?”姑娘道:“呸,那纪贼就被你说的这等利害,想就因你讲的他那等威权,那等脚色,觉得我动不得他?”先生道:“非也。以姑娘的这样志气,那怕他

怎样的威权，怎样的脚色？”姑娘又道：“然则便因你说的他那猛将如云，谋臣似雨，觉得我动不得他？”先生道：“也不然。以姑娘的本领，又那怕他甚么猛将，甚么谋臣？我方才拦你不必吃这场辛苦，不是说怕你报不了这仇，是说这仇用不着你报，早有一位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盖世英雄替你报了仇去了。”姑娘道：“梦话！我这段冤仇从来不曾向人提过，就我这师傅面前也是前日才得说起，外人怎的得知？况如今世上，那有恁般大英雄作这等大事？”尹先生道：“姑娘，你且莫自负不凡，把天下英雄一笔抹倒。要知泰山虽高，更有天山；寰海之外，还有渤海。我若说起这位英雄来，只怕你倒要吓得把舌头一伸，颈儿一缩哩！”

姑娘听了这话，心下暗想道：“不信世间有这等人，我怎的会不晓得？我且听听他端的说出个甚么人来，有甚对证，再合他讲。”便道：“我倒要听听这位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英雄。”那先生道：“姑娘，你坐稳着。我说的这位盖世英雄，便是当今九五之尊飞龙天子。”姑娘听了，从鼻子里笑了一声，说：“岂有此理！尤其梦话！万岁爷怎的晓得我有这段奇冤，替我一个小民女报起仇来？”尹先生道：“你要知这话的原故，竟抵得一回评书。你且少安毋躁，等我把始末因由演说一番，你听了才知我说的不是梦话。”姑娘此刻只管心里不服气，不知怎的，耳朵里听了这一路的话。觉得对胃脘，渐渐脸儿上也就和平起来，口儿里也就乖滑起来。陪了个笑儿，叫了声“先生”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倒望你莫嫌絮烦，详细说与我们知道。”

列公，你大家却莫把那假尹先生真安老爷说的这段话，认作个掇骗十三妹的文章。这纪献唐却实实的是个有来处来的人。只可惜他昧了天理人情，坏了儿女心肠，送了英雄性命，弄到没去处去。这其中还括包着一个出奇的奇人作出来的，一桩出奇

的事，并且还不是无根之谈。说起来真个抵得一回评话，只是这回评话的弯子可绕远了些。列公，且莫急急慌慌的要听那十三妹到底怎的个归着，待说书的把纪献唐的始末原由演说出来，那十三妹的根儿、蒂儿、枝儿、叶儿，自然都明白了。

你道这话从何说起？原来书中表的那经略七省挂九头狮子铁印秃头无字大将军纪献唐，他也是汉军人氏。他的太翁纪延寿，内任侍郎，外任巡抚。后来因这纪延寿的累次军功，加衔尚书，晋赠太傅，人称他是纪太傅。这纪太傅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名纪望唐，次名纪献唐。纪献唐也生两个儿子，一名纪成武，一名纪多文。那纪望唐自幼恪遵庭训，循分守理，奋志读书。那纪献唐，当他太夫人生他这晚，忽然当院里起了一阵狂风，那风刮得走石飞砂，偃草拔木，连门窗户壁都撼得岌岌的要动。风过处，他太夫人正要分娩，恍惚中见一只吊睛白额黑虎扑进房来，吃了一惊，恰好这纪献唐离怀落草。收生婆收裹起来，只听他哭得声音洪亮，且是相貌魁梧。到了五六岁上，识字读书，聪明出众，只是生成一个杰骜不驯的性子，顽劣异常。淘气起来，莫说平人说他劝他不听，有时父兄的教训他也不甚在意。年交七岁，纪太傅便送他到学房随哥哥读书。那先生是位老儒，见他一目十行，到口成诵，到十一二岁便把经书念完，大是颖悟，便叫他随了哥哥听着讲书。只是他心地虽然灵通，性情却欠淳静，才略略有些知觉，便要搬驳先生，那先生往往就被他问得无话可讲。

一日，那先生开讲《中庸》，开卷便是“天命之谓性”一章。先生见了那没头没脑辟空而来的十五个大字，正不知从那里开口才入得讲这“中庸”两个字去，只得先看了一遍高头的讲章，照着那讲章往下敷衍半日，才得讲完。他便问道：“先生讲的‘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’这句话，我懂了。下面‘于是人物之

生，因各得其所赋之理，以为五常健顺之德’，难道那物也晓得五常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不成？”先生瞪着眼睛向他道：“物怎么不晓得五常？那羔跪乳、乌反哺岂不是仁？獬触邪、莺求友岂不是义？獭知祭、雁成行岂不是礼？狐听冰、鹊营巢岂不是智？犬守夜、鸡司晨岂不是信？怎的说得物不晓得五常！”

先生这段话本也误于朱注，讲得有些牵强。他便说道：“照先生这等讲起来，那下文的‘人物各得其性之自然’，直说到‘则谓之教，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’，难道那禽兽也晓得礼乐刑政不成？”一句话把先生问急了，说道：“依注讲解，只管胡缠！人为万物之灵，人与物，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，有甚么分别？”他听了哈哈大笑，说：“照这等讲起来，先生也是个人，假如我如今不叫你‘人’，叫你个‘老物儿’，你答应不答应？”先生登时大怒，气得浑身乱抖，大声喊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将人比畜，放肆！放肆！我要打了！”拿起界尺来，才要拉他的手，早被他一把夺过来，扔在当地，说道：“甚吗？你敢打二爷？二爷可是你打得的？照你这样的先生，叫作通称本是教书匠，到处都能雇得来。打不成我先教你吃我一脚！”吧，照着那先生的腿注子就是一脚，把先生踢了个大仰脚子，倒在当地。纪望唐见了，赶紧搀起先生来，一面喝禁：“兄弟，不得无礼！”只是他那里肯受教？还在那里顶撞先生。先生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要辞馆了！”

正然闹得烟雾尘天，恰巧纪太傅送客出来听见。送客走后，连忙进书房来，问起原由，才再三的与先生陪礼，又把儿子着实责了一顿，说：“还求先生以不屑教诲教诲之。”那先生摇手道：“不，大人，我们宾东相处多年，君子绝交不出恶声，晚生也不愿是这等不欢而散。既蒙苦苦相留，只好单叫这大令郎作我个‘陈蔡及门’，你这个二令郎凭你另请高明。倘还叫他‘由也升堂’起来，我只得‘不脱冕而行矣’！”

纪太傅听说，无法，便留纪望唐一人课读，打算给纪献唐另请一位先生，叫他弟兄两个各从一师受业。但是为子择师这桩事也非容易，更兼那纪太傅每日上朝进署，不得在家，他家太夫人又身在内堂，照应不到外面的事，这个当儿，那纪献唐离开书房，一似溜了缰的野马，益发淘气得无法无天。纪府又本是个巨族，只那些家人孩子就有一二十个，他便把这般孩子都聚在一处，不是练着挥拳弄棒，便是学着打仗冲锋。大家顽耍。

那时国初时候，大凡旗人家里都还有几名家将，与如今使雇王家人的不同。那些家将也都会些摆跤打拳、马枪步箭、杆子单刀、跳高爬绳的本领，所以从前征噶尔旦的时候，曾经调过八旗大员家的库图扈兵，这项人便叫作“家将”。纪府上的几个家将里面有一名教师，见他家二爷好这些武艺，便逐件的指点起来。他听得越发高兴，就置办了许多杆子单刀之类，合那群孩子每日练习。又用砖瓦一堆堆的堆起来，算作个五花阵、八卦阵，虽说是个顽意儿，也讲究个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，以至怎的五行相生，八卦相错，怎的明增暗减，背孤击虚，教那些孩子们穿梭一般演习，倒也大有意思。他却搬张桌子，又摆张椅子，坐在上面，腰悬宝剑，手里拿个旗儿指挥调度。但有走错了的，他不是用棍打，便是用刀背针，因此那班孩子怕的神出鬼没，没一个不听他的指使。

除了那些顽的之外，第一是一味地里爱马。他那爱马也合人不同，不讲毛皮，不讲骨格，不讲性情，专讲本领。纪太傅家里也有十来匹好马，他都说无用，便着人每日到市上拉了马来看。他那相马的法子也与人两道，先不骑不试，止用一个钱扔在马肚子底下，他自己却向马肚子底下去拣那个钱，要那马见了他不惊不动，他才问价。一连拉了许多名马来看，那马不

是见了他先蹉蹴咆哮的闪躲，便是吓得周身乱颤，甚至吓得撒出溺来。

这日他自己出门，偶然看见拉盐车驾辕的一匹铁青马，那马生得来一身的卷毛，两个绕眼圈儿，并且是个白鼻梁子，更是浑身磨得纯泥稀烂。他失声道：“可惜这等一个骏物埋没风尘！”也不管那车夫肯卖不肯，便唾手一百金，硬强强的买来。可煞作怪，那马凭他怎样的摸索，风丝儿不动。他便每日亲自看着，刷洗喂养起来。那消两三个月的工夫，早变成了一匹神骏。他日后的军功就全亏了这匹马，此是后话。

却说纪太傅好容易给他请着一位先生，就另收拾了一处书房，送他上学。不上一月，那先生早已辞馆而去。落后一连换了十位先生，倒被他打跑了九个，那一个还是跑的快，才没挨打。因此上前三门外那些找馆的朋友听说他家相请，便都望影而逃。那纪太傅为了这事正在烦闷，恰好这日下朝回府，轿子才得到门，转正将要进门，忽见马台石边站着一个人，戴一顶雨缨凉帽，贯着个纯泥满锈的金顶，穿一件下过水的葛布短襟袍子，套一件磨了边儿的天青羽纱马褂子，脚下一双破靴，靠马台石还放着一个竹箱儿，合小小的一卷铺盖、一个包袱。那人望着太傅轿旁，拖地便是一躬。轿夫见有人参见，连忙打住柁杆。太傅那时正在工部侍郎任内，见了这人，只道他是解工料的微员，吩咐道：“你想是个解官，我这私宅向来不收公事，有甚么文批衙门投递。”那人道：“晚生身列胶庠，不是解差。因仰慕大人的清名，特来瞻谒。倘大人不惜阶前盈尺之地，进而教之，幸甚。”

那太傅素日最重读书人，听见他是个秀才，便命落平，就在门外下了轿。吩咐门上给他看了行李，陪那秀才进来。让到书房待茶，分宾主坐下。因问道：“先生何来？有甚见教？”那

秀才道：“晚生姓顾各繁，别号肯堂，浙江绍兴府会稽人氏。一向落魄江湖，无心进取。偶然游到帝都，听得十停人倒有九停人说大人府上有位二公子要延师课读。晚生也曾嘱人推荐，无奈那些朋友都说这个馆地是就不得的。为此晚生不揣鄙陋，竟学那毛遂自荐。倘大人看我可为公子之师，情愿附骥，自问也还不至于尸位素餐，误人子弟。”那太傅正在请不着先生，又见他虽是寒素，吐属不凡，心下早有几分愿意，便道：“先生这等翩然而来，真是倜傥不群，足占抱负。只是我这第二个豚犬，虽然天资尚可造就，其顽劣殆不可以言语形容。先生果然肯成全他，便是大幸了。请问尊寓在那里？待弟明日竭诚拜过，再订吉期，送关奉请。”顾肯堂道：“天下无不可化育的人材，只怕那为人师者本无化育人材的本领，又把化育人材这桩事看成个牟利的生涯，自然就难得功效了。如今既承大人青盼，多也不过三五年，晚生定要把这位公子送入清秘堂中，成就他一生事业。只是此后书房功课，大人休得过问。至于关聘，竟不消拘这形迹，便是此后的十脔两餐，也任尊便。只今日便是个黄道吉日，请大人吩咐一个小僮，把我那半肩行李搬了进来，便可开馆。又何劳大人枉驾答拜！”

纪太傅听了大喜，一面吩咐家人打扫书房，安顿行李，收拾酒饭，预备赞仪，就着公服，便陪那先生到了书房，立刻叫纪献唐穿衣出来拜见。一时摆上酒席，太傅先递了一杯酒，然后才叫儿子递上赞见拜师。顾先生不亢不卑，受了半礼，便道：“大人请便，好让我合公子快谈。”纪太傅又奉了一揖，说：“此后弟一切不问，但凭循循善诱。”说罢，辞了进去。

那纪献唐也不知从哪里就来了这等一个先生，又见他那偃蹇寒酸样子，更加可厌。方才只因在父亲面前，勉强规矩，不好奚落他。及至陪他吃了饭，便问道：“先生，你可晓得以前那

几个先生是怎样走的？”顾肯堂道：“听说都是吃不起公子的打走的。”纪献唐道：“可又来！难道你是个不怕打的不成？”顾肯堂道：“我料公子决不打我。他那些人大约都是一般呆子，想他那讨打的原故，不过为着书房的功课起见。此后公子欢喜到书房来，有我这等一个人磨墨拂纸，作个伴读，也与公子无伤；不愿到书房来，我正得一觉好睡，从那里讨你的打起？”纪献唐道：“倒莫看你这等一个人，竟知些进退！”说着，带了几个小厮早走的不知去向。从此他虽不似往日的横闹，大约一月之间也在书房坐上十天八天，但那一天之内却在书房作不得一时半刻。

这天正遇着中旬十五六，天气晴朗，晚来绝好的一天月色。他便带了一群家丁，聚在箭道大空地里，拉了一匹划马，着个人拉着，都教那些小厮骗马作耍。有的从老远跑来一纵身就过去的，有的打着踢级转着纺车过去的，有的两手扶定迎鞍后胯竖起直柳来翻身蹇过去的。他看着大乐。

正在顽的高兴，忽然一阵风儿送过一片琵琶声音来，那琵琶弹得来十分圆熟清脆。他听了道：“谁听曲儿呢？”一个小小子见问，咕咚咚就撒脚跑了去打探，一时跑回来说：“没人听曲儿，是新来的那位顾师爷一个人儿在屋里弹琵琶呢。”纪献唐道：“他会弹琵琶？走，咱们去看看去。”说着，丢下这里，一窝蜂跑到书房。

顾肯堂见他进来，连忙放下琵琶让坐。他道：“先生，不想你竟会这个顽意儿，莫放下，弹来我听。”那顾肯堂重新和了弦弹起来。弹得一时金戈铁马破空而来，一时流水落花悠然而去。把他乐得手舞足蹈，问道：“先生，我学得会学不会？”先生道：“既要学，怎有个不会！”就把怎的拨弦，怎的按品，怎的以工、尺、上、乙、四、合、五、六、凡九字分配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，怎的以五音分配六吕、六律，怎的推手向外为琵、合手

向内为琶，怎的为挑、为弄、为勾、为拨。——指使的他眼耳手口随了一个心，不曾一刻少闲。

那消半月工夫，凡如《出塞》、《卸甲》、《浔阳夜月》，以至两音板儿、两音串儿、两音《月儿高》、两套令子、《松青》、《海青》、《阳关》、《普安咒》、《五名马》之类，按谱徵歌，都学得心手相应。及至会了，却早厌了，又问先生还会甚么技艺。先生便把丝弦、竹管、羯鼓、方响各样乐器，一一的教他。他一窍通百窍通，会得更觉容易。渐次学到手谈、象棋、五木、双陆、弹棋，又渐次学到作画、宾戏、勾股、占验，甚至镌印章、调印色，凡是他问的，那先生无一不知，无一不能。他也每见必学，每学必会，每会必精，却是每精必厌。然虽如此，却也有大半年不曾出那座书房门。

一日，师生两个正闲立空庭，望那钩新月。他又道：“这一向闷得紧，还得先生寻个甚么新色解闷的营生才好？”先生道：“我那解闷的本领都被公子学去了，那里再寻甚么新的去？我们‘教学相长’，公子有甚么本领，何不也指点我一两件？彼此顽起来，倒也解闷。”纪献唐道：“我的本领与这些顽意儿不同。这些顽意儿尽是些雕虫小技，不过解闷消闲；我讲得是长枪大戟东荡西驰的本领。先生你那里学得来！”先生道：“这些事我虽不能，却也有志未遑。公子何不作一番我看，或者我见猎心喜，竟领会得一两件也不见得。”他听了道：“先生既要学，更有趣了。但是今日天色已晚，那枪棒上却没眼睛，可不晓得甚么叫作师生，伤着先生不当稳便，明日却作来先生看。”先生道：“天晚何妨！难道将来公子作了大将军，遇着那强敌压境，也对他说‘今日天晚，不当稳便’不成？”他听先生这等说，更加高兴。便同先生来到箭道，叫了许多家丁把些兵器搬来，趁那新月微光，使了一回拳，又扎一回杆子，再合那些家丁们比试了

一番，一个个都没有胜得他的。他便对了那先生得意洋洋卖弄他那家本领。

顾先生说：“待我也学着合公子交交手，顽回拳看。但我可是外行，公子不要见笑！”纪献唐看着他那等拱肩缩背摆摆摇摇的样子，不禁要笑。只因他再三要学，便合他各站了地步，自己先把左手向怀里一拢，右手向右一横，亮开架式，然后右脚一跺，抬左脚一转身，便向顾先生打去，说：“着打！”及至转过身来向前打去，早不见了顾先生。但觉一件东西贴在辫顶上，左闪右闪，那件东西只摆脱不开，溜势的才拨转身来，那件东西却又随身转过去了。闹了半日，才觉出是顾先生跟在身后，把个巴掌贴在自己的脑后，再也躲闪不开，摆脱不动。恼得他想要翻转拳头向后捣去，却又捣他不着。便回身一脚飞去，早见那先生倒退一步，把手往上一绰，正托住他的脚跟，说道：“公子，我这一送，你可跌倒了！拳不是这等打法，倒是顽顽杆子罢！”

这要是个识窍的，就该罢手了。无奈他一团少年盛气，那里肯罢手？早向地下拿起他用惯的那杆两丈二长的白蜡杆子，使的似怪蟒一般，望了顾先生道：“来！来！来！”顾先生笑了一笑，也拣了一根短些的拿在手里。两下里杆梢点地，顾先生道：“且住，颠倒你我两个，没趣意思，你这些管家既都会使家伙，何不大家顽着热闹些？”

纪献唐听了，便挑了四个能使杆子的，分在左右，五个人“哈”了一声，一齐向顾先生使来。顾先生不慌不忙，把手里的杆子一抖，抖成一个大圆圈，早把那四个家丁的杆子拨在地下，那四人捂了手豁口只是叫疼。纪献唐看见，往后撤了一步，把杆子一拧，奔着顾先生的肩胛向上挑来，顾先生也不破他的杆子，只把石腿一撒，左腿一翘，前身一低，纪献唐那条杆子早

从他脊梁上面过去，使了个空。他就跟着那杆子底下打了个进步，用自己手里的杆子向纪献唐腿裆里只一缴，纪献唐一个站不牢，早翻筋斗跌倒在地。顾先生连忙丢下杆子，扶起他来，道：“孟浪！孟浪！”

纪献唐一咕碌身爬起来，道：“先生，你这才叫本事！我一向直是瞎闹！没奈何，你须是尽情讲究讲究，指点与我！”顾先生道：“这里也不是讲究的所在，我们还到书房去谈。”说着，来到书房，他急得就等不到明日，便扯了那顾先生问长问短。

顾先生道：“你且莫絮叨叨的问这些无足重轻的闲事。你岂不闻西楚霸王有云‘一人敌不足学，请学万人敌’的这句话么？”纪献唐道：“那‘万人敌’怎生轻易学得来？”顾先生道：“要学‘万人敌’，却也易如拾芥。只是没第二条路，只有读书。”纪献唐皱了皱眉道：“书我何尝不读，只是那些能说不能行的空谈，怎干得天下大事？”顾先生正色道：“公子此言差矣！圣贤大道，你怎生的看作空谈起来？离了圣道，怎生作得个伟人？作不得个伟人，怎生干得起大事？从古人才难得，我看你虎头燕颌，封侯万里；况又生在这等的望族，秉了这等的天分。你但有志读书，我自信为识途老马，那入金马、步玉堂、拥高牙、树大纛尚不足道，此时却要学这些江湖卖艺营生何用？公子，你切切不可乱了念头！”

书里交代过的，纪献唐原是个有来历的人，一词点破，他果然从第二天起，便潜心理首简炼揣摩起来。次年乡试，便高中了孝廉。转年会试，又联捷了进士，历升了内阁学士。朝廷见他强干精明，材堪大用，便放了四川巡抚。那纪献唐一生受了那顾先生的好处，合他寸步不离，便要请他一同赴任。顾先生也无所可否。这日，纪献唐陛辞下来，便约定顾肯堂先生第二日午刻一同动身。次日，才得起来，便见门上家人传进一个